

年8月美国夏洛茨维尔发生种族冲突后，很多极右翼支持者都表示抵制贝宝、苹果支付和谷歌钱包等在线支付形式，并且抵制信用卡，转向了替代货币，以便能安全、匿名地进行支付。

学习应对经验

现实经济和社会危机让民粹主义者大行其道，但他们并非没有上升的“天花板”。2019年5月，五年一度的欧盟欧洲议会选举落下帷幕，经过组织和舆论动员的极右翼政党均斩获最多票数，合计拿到议会25%的席位数，比上届增加5%，但未达到班农等人预期的30%。过半数的欧盟国家选民对统一的欧盟怀有困惑与不满，但仍支持欧盟一体化进程。

实际上，极右翼政客们已闻到政治气味的微妙变化。选举中，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以微弱优势战胜总统马克龙的前进运动，可得票率比上届降低1.55个百分点，他们在选举中不敢继续高喊“脱欧”，甚至放弃要求法国脱离“欧元区”的主张，转而谋求在欧盟内恢复各国更多“主权”，希望改“欧洲一体化”为“欧洲主权国家联合”。而在意大利，副总理兼联盟党魁萨尔维尼欲成为新一代欧洲极右翼党派领袖，5月18日，也就是欧洲议会选举前一周，他发起欧盟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国极右翼党派串联，近20个极右翼政党领袖或代表齐聚米兰，高呼“保护欧洲文明，打击非法移民”口号，为欧洲议会的极右翼党团——民族和自由欧洲拉票，



可他们没能成为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

颇具讽刺的是，为防对手揪住“里通外人，搞乱欧洲”的小辫子，欧洲极右翼政党纷纷和那位“美国师爷”班农划清界限，“欧盟选举背后的政治力量有且只有我们”。勒庞还特别指出班农“不是欧洲人，是美国人”，并称班农不该在“拯救欧洲”运动中扮演领导角色。但一些欧洲媒体认为，美国对欧盟联合向来忌惮，原本通过安插在欧盟中的英国制造事端扰乱一体化进程，现在直接派出班农坐镇欧洲，力图将欧洲极右翼势力拼凑起来，赤裸裸地展开“拆解欧盟”的“运动”。

然而，从欧洲议会以及接下去多国选举结果看，支持欧盟一体化的中间派和左派力量有所上升，它们与中右、中左派依然掌握欧洲议会大多数席位，反映了一体化仍是欧洲政治和欧洲民意的主流。更重要的是，在战后欧洲一体化的60多

上图：2019年1月22日，德国亚琛，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亚琛条约》，该条约旨在深化两国之间的合作，并有效遏制当前欧洲范围内出现的国家利己主义与民粹主义。

年历史中，特别是欧盟正式成立以来，各成员国经过多年的交流与融合，已就欧洲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政治治理形成清晰的理念和模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体制、制度和机制，这使得从根本上颠覆欧洲一体化进程难上加难。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还总结出几大抗衡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良方”，其中最有效的是自己设定议题，不跟民粹主义者跑，“反移民、反‘中东宗教威胁’等议题是DRPX喜欢的，但我们可以多讲经济改革和收入二次分配”。另外，不要挑动焦虑议题，而是要唤醒热情，“就像勒庞与马克龙的每次较量，前者的话语体系全是焦虑，对社会衰退的恐惧、对阿拉伯移民改变法国社会的恐惧，对恐怖袭击的恐惧，而后者用乐观主义的语气回应，用完整的建设高度发达而均衡的国家经济去唤醒很多年轻选民对改变生活的热情”。